

# 張保皋在黃海貿易區中的作用

李寶民 閔德權 王 莉

(中國·大連海事大學)

摘要: 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論述了張保皋在公元8—9世紀黃海海上貿易中的作用:

- 1、 开辟了黃海海上私營貿易的時代;
- 2、 建立了以朝鮮半島為中心的唐、新羅、日三國的三角貿易區;
- 3、 延伸了海上絲路東端的終點, 將海上絲路與黃海貿易區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關鍵詞: 張保皋 黃海貿易區 作用

Zhang Baogao's reaction on the sea trade on Huang Hai.

Li Bao min Ming De quan Wang Li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P · R ·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ree parts study Zhangbaogao's reaction on the sea trade on Huang Hai in 8-9 century, it includes:

1. Make a period about the person's sea trade on Huang Hai.
2. Set up the range of sea trade about Tang, Silla and Japan, which the central was Korea Peninsula.
3. Exte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silk Route at esten, Link-ups the Huang Hai sea trade and silk Route.

Key words: Zhang Baogao; Huang hai trade zone; reaction.

考察張保皋在黃海貿易區中的作用, 僅就現知的直接反映張保皋生平的歷史文獻而言, 似難窺全豹; 若輔以間接文獻考察, 其作用不難凸現出來: 一, 开辟了黃海海上私營貿易的時代; 二, 建立了以朝鮮半島為中介的唐、新羅、日本三國的三角貿易區; 三, 將海上絲路與黃海貿易區有機地聯系在一起, 延伸了海上絲路東端的終點。

## 一、开辟了黃海海上私營貿易的時代

黃海貿易區是指以黃海區域為核心的, 由中國北方沿海與朝鮮半島及日本列島參與的航海貿易空間的總稱。在公元8—9世紀, 黃海貿易區的貿易方式次等表現為官營和私營的兩種。

我們之所以說張保皋开辟了黃海海上私營貿易的時代, 緣于以下幾方面因素:

### (一) 官營貿易的衰落。

官營貿易是由政府控制和從事的進出口貿易。這種貿易通常分為賜予貿易和朝貢貿易, 八世紀中葉以前唐與新羅的航海貿易主要采用的就是這種貢賜貿易。迨及八世紀中葉以後, 由于唐的內政

變動和外交格局的改變，由政府控制的官營貿易漸趨衰落。一方面，新羅已一統朝鮮半島，與唐政府結盟已非屬必要，朝貢關係岌岌可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本就脆弱的貢賜貿易；另一方面，唐國內發生的藩鎮叛亂，嚴重削弱了中央的權力，地方勢力，為增強自己的經濟實力，已不再嚴厲禁止唐與新羅的私營航海貿易。由是，私營貿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誰能抓住機遇并善于利用機遇，誰將成為即將到來的私營貿易時代的開拓者。張保皋便是其中的著名代表。斯時，張保皋在唐朝武寧軍中任職，鑒于變化了的黃海貿易區域的政治、經濟格局，其慧眼獨具，毅然辭官歸故里，踏上了一條雄霸海上的輝煌之路。

### (二) 組建了黃海海上貿易區最大的商船隊

歸國后的張保皋，一方面上書國王“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清海鎮，使賊不得掠人而去<sup>①</sup>”。另一方面，將新羅西南海一帶的土豪及眾多海上勢力結合于自己麾下，組織起龐大的商船隊，同唐進行貿易。

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屢載張氏船隊的情況：公元839年6月27日，張大使所派交關船兩艘到旦山浦；28日，張大使派遣遣唐賈物使崔兵馬使到達法華院；公元840年2月25日，崔押衙船以揚州來，在乳山浦；2月27日，圓仁曾留給崔暈書信一封，內中提到崔暈曾答應圓仁開春從漣水專使賜船送達淮南者。按，崔暈，稱第十二郎，曾任清海鎮兵馬使，是張保皋的得力助手。另據韓國莞島文化院在1985年發表的一份題為《張保皋的新研究》的報告稱，該地出土的大量“高麗青瓷的原型，是中國陶瓷，即浙江省地區的名產越州窑青瓷。張保皋的貿易船直接到了明州”。

### (三) 建立了廣泛的商業網絡。

以張保皋為代表的新羅商人在唐境內建立了北起登州、萊州、密州，南至楚州、揚州、蘇州、明州的商業網絡。這在中、韓、日本三國歷史文獻中均有涉及，茲不贅述。

值得注意的是，張保皋建立了以朝鮮半島為中介的唐、新羅、日本三國的三角貿易網絡，如《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載：崔暈在登州赤山院與圓仁見面時，便曾與圓仁約定：“和尚求法歸國之時，事須將此名紙到漣水，暈（崔暈）百計相送，同往日本。”另據一個新羅還俗僧李信惠的敘述，“張大使天長元年（824年）到日本國，回時付船卻歸唐國。”

### 二、建立了以朝鮮半島為中介的唐、新羅、日本三國的三角貿易區。

張保皋不惟开辟了黃海貿易區私營貿易的時代，還建立了以朝鮮半島為中介的唐、新羅、日本三國的三角貿易區。

#### (一) 張保皋在唐、新羅、日本三國之間的貿易活動。

張保皋在唐與新羅之間頻繁進行貿易活動的同時，還在新羅與日本之間積極開展海上貿易。據日本古籍《續日本后記·承和七年》載，承和七年（840年），鎮海將軍弓福到日本“獻方物”，日本朝廷以不合“舊章”為理由拒絕，不過依然批准他的“隨身物聽任民間令得開關”。842年日本朝廷又專門下令：對新羅船隊帶來的物品，“任聽民間令得回易，了即放卻，但不得安置鴻臚以給食。”另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4載：“和尚求法歸國之時，……暈（崔暈）百計相送，同往日本。”

<sup>①</sup>《新唐書》卷220。

及李信惠言：“張大使天長元年（824年）到日本國，回時付船卻歸唐國。”可知張保皋船隊已直接開展了新羅/日本/唐三國間的三角航海貿易。

### （三）建立了新羅、唐、日本的三角貿易航綫。

早在張保皋建立新羅、唐、日本三角貿易航綫之前，便有不少新羅人在從事新羅與日本、新羅與唐的航海貿易。但建立的僅僅是區間航綫，譬如新羅/日本航綫，新羅/唐航綫，并未形成新羅、唐、日本三角貿易航綫。只有到了張保皋船隊從事三角貿易時，三角貿易航綫才正式形成。該航綫主要包括：

#### 1、登州—新羅—日本航綫。

該航綫大致行程是：從登州啟航橫越黃海，抵達新羅；然後從新羅渡過朝鮮海峽，前往日本；再從日本返回登州。

#### 2、新羅—日本—楚州航綫

該航綫基本走向是：從新羅莞島出發，渡過朝鮮海峽，前往日本；再從日本啟航，橫渡黃海，抵達楚州；最後從楚州返回莞島。

#### 3、新羅—明州—日本航綫

其大致走向為：從莞島出發，橫渡東海前往明州；從明州再橫渡東海到達日本；最後從日本越過朝鮮海峽，回到莞島。當然，也可以先從莞島越過朝鮮海峽，抵達日本；再從日本直駛明州，最後從明州回到莞島。

### 三、延伸了海上絲路東端的終點，將黃海海上貿易區與海上絲路有機地聯繫起來。

張保皋在黃海貿易區的作用，不啻上列兩點，還在于其將海上絲路東端的終點延伸到了朝鮮半島，甚可間至日本列島。其表現為：

#### （一）經濟交流

張保皋船隊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黃海貿易區與海上絲路間的經濟交流。

據《三國史記》和其他一些資料記載，唐朝輸往新羅的商品中含有銅等金屬類商品；而據中外歷史文獻及考古發現<sup>①</sup>可知，唐代輸往兩方國家的商品中含有銅等物品；兩方國家輸往唐朝的商品中含有金銀器等物品。

在上述交流的商品中，金銀器和銅也是張保皋船隊主營的物品<sup>②</sup>。僅此能否斷定張保皋船隊參與了黃海貿易區與海上絲路的經濟交流呢？我們不妨對金銀器和銅兩類商品進行分析：第一類是金銀器等金屬工藝品。唐代的金屬器皿製造業采用的是鑄法，產品數量有限，工藝落后，而西方國家輸入唐朝的金銀器制品采用的是錘揲法，工藝先進，大受唐朝的歡迎。然在唐朝輸往新羅的商品中卻含有金銀器這一商品，對於金銀器皿製造業不甚發達的唐朝而言，何以將此緊俏商品輸往新羅呢？惟一的解釋就是新羅使團入唐時目睹了從西方國家輸入唐朝的金銀器制品，並盡而請求唐政府將之

① 《舊唐書·食貨志》；《舊唐書·田神功傳》；韓偉：《海內外唐代金銀器萃編》，三秦出版社1989。《有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第45—57頁；蘇萊曼·丹吉爾：《中印游記》。韓愈：《送鄭尚書序》。

② 《三國史記》等有關資料

賜與新羅的緣故。但賜與畢竟有限，遠不能滿足新羅國內的消費需求。因此，張保皋船隊自然將此類商品列入經營的範疇當中。一方面，以其“大使”的身份與唐政府間進行直接的金銀器商品的交易；另一方面，派遣船隊至揚州與波期胡商直接進行交易。第二類是銅。銅不僅是新羅輸往唐朝的重要商品，也是唐朝輸往西方國家的大宗貨物。由于唐朝與西方國家商品交易中銅及銅錢的大量輸出，造成了唐國內嚴重的錢荒。為緩解國內銅及銅錢的嚴重不足，開成元年（836年），押新羅渤海兩蕃使專門奏請朝廷，要求不禁斷新羅即將運到的熟銅。<sup>①</sup>這表明：1、新羅即將運到的熟銅，是類屬私商經營的，不然就不會有禁斷之說；2、以往唐與新羅的商品交易中銅類物品，是由政府控制專營的；3、或可推斷，新羅即將運到的熟銅，便為張保皋船隊所經營。以張保皋官商合一的身份，自不會放棄對該類商品的壟斷經營。

由上述分析，似可斷言，張保皋船隊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黃海貿易區與海上絲路的經濟交流。

## （二）張保皋船隊在揚州的活動

揚州是唐代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號稱“揚（州）一益（州）二”<sup>②</sup>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載：公元840年2月15日，“聞崔押衙（崔暈）船隊揚州來，在乳山浦。并于2月17日，崔暈答應圓仁開春“從漣水專使賜送達淮南（即揚州）。”可見揚州是張保皋船隊的重要停泊港之一。而揚州不僅是張保皋船隊的主要據點，也是大量的大食、波斯等胡商的僑住地。如《新唐書·田神功傳》載：“神功兵到揚州，大掠居人，……大食波斯胡商死者數千人。”另據《太平廣記》載：波斯胡商以揚州為根據地，轉往內地經商，后客死淮上。以及波斯胡商經營的波斯邸<sup>③</sup>。

以上資料，雖未明載張保皋船隊直接與西方客商發生商業上的聯系，但張氏船隊與西方客商同在揚州經商，二者發生商業上的聯系自屬必然。

綜合上述考察，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簡要的結論：

- 1、張保皋開辟了黃海貿易區私營貿易的時代；
- 2、建立了唐、新羅、日本三國的三角貿易區；
- 3、將海上絲路與黃海貿易區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延伸了海上絲路東端的終點。

① 《唐會要》卷86。

② 《容齋隨筆》卷5。

③ 《太平廣記》卷17。